

收益法中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研究

○中国黄金集团 张萌 ○中煤建工集团 袁重生

摘要：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精准界定资产边界是确保评估结果公允性的核心前提。收益法下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是资产边界界定的难点。通过厘清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差异，系统剖析在收益法评估框架下两类资产的识别逻辑、判断标准、实操路径及难点应对；通过区分控制权与非控制权场景，探讨股利折现法与现金流折现法下的识别策略，并提出多维度验证、信息核查与行业差异化标准等应对建议。研究表明：明确两类资产的逻辑关系、建立标准化的识别流程，可有效提升评估实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关键词：收益法；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企业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F233

收益法作为企业价值评估的核心方法之一，其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准确界定资产边界，其中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是资产边界界定的关键环节。若未能准确识别两类资产，可能导致评估范围虚增或遗漏，进而扭曲企业核心经营价值。厘清两类资产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差异，剖析在收益法评估框架下两类资产的识别逻辑、判断标准、实操路径及难点应对，对于提升评估实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核心内涵

企业通过股东投入、债权人借贷等方式获得资金后，会根据自身主营业务布局、发展战略规划、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将资金配置到不同的资产项目中，各项资产的配置比例与用途定位，直接决定其资产属性的划分。企业资产配置策略对资产识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资产配置策略决定了经营性资产的范围，企业资金主要投向的业务领域对应资产为经营性资产，投向非业务领域的资产（如公益设施、员工福利资产等）为非经营性资产。例如，制造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原材料等属于经营性资产，为员工建设的宿舍、食堂属于非经营性资产。②资产配置策略决定溢余资产的判断基准，是企业核心经营流程所需的最低资产配置水平，是判断溢余资产的核心依据，超出该基准的经营性资产即为溢余资产。例如，某零售企业根据其资金周转效率、销售规模确定日常经营最佳现金持

有量为500万元，评估基准日货币资金为800万元，超出的300万元即为溢余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是企业基于战略布局、社会责任履行、员工福利保障等非直接生产经营目的配置资产，其核心特征是“不直接参与企业核心经营流程、不直接产生经营性收益”，但可能为企业经营提供间接支撑。例如，企业为员工建设的食堂、宿舍，为履行社会责任购置的公益设施等，均属于非经营性资产。

溢余资产的核心判断标准是“与预测现金流不直接相关”^[1]。该标准包含3层含义：①溢余资产归属于经营性资产，而非经营性资产，其本身属于企业经营资产范畴，只是在评估基准日及预测期内未纳入核心经营流程，无法为预测现金流直接贡献收益；②溢余资产具有阶段性特征，并非永久性属性，某项资产在当前评估基准日及预测期内为溢余资产，但随着企业经营规模扩大、业务结构调整，未来可能被纳入核心经营流程并转化为正常的经营性资产；③溢余资产价值无法在预测现金流中体现，需单独评估并加回至评估结果。

需明确的是，溢余资产与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并不属于同一概念层级。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是基于“资产用途是否服务于生产经营”的二元分类；溢余资产则是经营性资产内部的细分类型，划分标准是“资产与预测现金流的关联性”。三者的逻辑关系可概括为：企业资产分为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其中经营性资产进一步细分为正

第一作者简介：张萌(1993—)，中国黄金集团，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资产评估、会计审计。

通信作者：袁重生(1975—)，中煤建工集团，管理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资产评估、投资管理。

常经营性资产与溢余资产。该逻辑关系是评估实务中识别两类资产的核心框架，也是避免概念混淆的关键。

二、收益法中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经营性现金流的现值确定企业核心价值，其评估基数为“与核心经营活动相关的未来现金流”。因此，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直接影响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收益法分为股利折现法与现金流折现法。

(一)股利折现法：缺乏控制权场景下的识别困境与应对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明确规定，股利折现法通常适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的控制标准，缺乏控制权的股东无法通过自身权力影响被投资方的经营决策与收益分配，其收益主要依赖被投资方宣告发放的股利。这种适用场景的特殊性，导致股利折现法下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面临显著的信息获取困境，识别难度远高于现金流折现法。

1. 识别难点：信息不对称导致判断依据缺失

在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中，评估机构可获取的资料通常较为有限，主要包括被投资方的营业执照、公开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评估委托人持有的股权分红凭证等公开或半公开信息。而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需要深入了解被投资方的资产配置策略、核心业务流程、未来发展规划等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在缺乏控制权的场景下难以获取，导致识别工作面临两大核心难点：

(1)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边界模糊。营业执照只能作为经营性资产的初步判断依据，无法直接作为非经营性资产的判断标准。某项资产是否属于非经营性资产，关键在于其用途是否服务于核心经营活动，这需要结合企业的资产配置策略综合判断。例如，某制造企业对外股权投资，若为延伸产业链的战略投资，则属于经营性资产；若为获取财务收益的财务性投资，则属于非经营性资产。但缺乏控制权的评估场景下，评估机构无法获取被投资方的投资决策文件、资产配置规划等内部信息，难以准确区分投资性质，导致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边界模糊。

(2)溢余资产识别缺乏基准依据。溢余资产识别的核心是确定企业维持正常经营所需的最低资产配置水平(如最佳现金持有量、最低生产设备配置等)^[2]。该基准需结合被投资方的经营规模、行业特性、资金周转效率、未来发展规划等内部数据确定。例如，重资产行业企业的最佳现金持有量，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通常高于轻资产行业，需参考企业

历史资金周转数据、行业平均水平等信息综合测算。但在缺乏控制权的评估场景下，评估机构无法获取被投资方的内部管理报表、行业对标数据等核心信息，无法确定合理的最低资产配置基准，难以精准识别溢余资产范围。

2. 实操应对：基于公开信息的谨慎推断与披露

针对股利折现法下的识别困境，评估机构需基于现有公开信息进行谨慎推断，并在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识别局限性。

(1)以营业执照为基础初步划分资产识别范围。将营业执照明确列示经营范围对应的资产，初步界定为经营性资产；对营业执照未列示经营范围对应的资产(如对外股权投资、闲置资产等)，暂列为待核实资产，不直接界定为非经营性资产。

(2)结合公开财务报表数据辅助判断。通过分析被投资方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的披露信息，判断资产是否与核心经营活动相关。例如，若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某笔长期股权投资为“对关联方的财务性投资”，则可初步界定为非经营性资产；若未披露详细信息，则需在评估报告中说明无法准确识别的原因。

(3)充分披露识别局限性及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由于信息获取受限，股利折现法下无法精准识别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评估机构需在评估报告中明确披露这一局限性，说明评估结果未考虑两类资产的影响，并提示报告使用者关注这一因素可能使评估结果偏差。

(二)现金流折现法：控制权场景下的系统识别路径

现金流折现法适用于具有控制权的企业整体价值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在该方法的适用场景下，评估机构能够获取被评估企业的内部管理报表、资产配置规划、未来经营预测、核心业务流程说明等核心信息，具备开展系统识别的基础条件。现金流折现法下的识别工作需遵循“先划分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再细分溢余资产与正常经营性资产”的两步走思路，形成标准化实操路径。

1. 划分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

这一步骤的核心目标是筛选出与企业核心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资产，为后续现金流预测划定范围。划分核心标准为“资产用途是否直接服务于核心经营活动、是否直接产生经营性收益”，具体实操可分为3个环节：

(1)梳理企业核心经营流程，明确经营活动范围。评估机构需结合被评估企业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实际经营业务、未来发展规划等信息，梳理核心经营流程。例如，制造企业的核心经营流程包括

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等环节；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经营流程包括平台开发、用户获取、广告变现等环节。核心经营流程覆盖的业务活动，即为企业的核心经营活动范围。

(2)匹配资产与核心经营流程，初步划分资产类型。将企业各项资产与核心经营流程进行逐一匹配：直接服务于核心经营流程、直接产生经营性收益的资产，界定为经营性资产；与核心经营流程无关、不产生经营性收益的资产，界定为非经营性资产。例如，制造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库存、应收账款等直接服务于生产销售流程，属于经营性资产；企业的员工宿舍、公益捐赠形成的资产，与经营活动无关的长期股权投资等，属于非经营性资产。

(3)结合资产配置策略，验证划分结果的合理性。初步划分完成后，需结合企业的资产配置策略进行复检验证。例如，某企业对外股权投资若属于“延伸产业链的战略投资”，即便当前未产生收益，但符合企业长期资产配置策略、最终将服务于核心经营活动，应界定为经营性资产；若属于获取短期财务收益的财务性投资，与核心经营策略无关，则应界定为非经营性资产。

2. 从经营性资产中识别溢余资产

在完成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划分后，需进一步从经营性资产中识别溢余资产。这一步骤的核心标准是“资产与未来预测现金流是否直接相关”，即判断经营性资产是否超出企业维持正常经营所需的最低配置水平，具体实操可分为4个环节：

(1)确定各类经营性资产的最低配置基准。结合行业特性、经营规模、资金周转效率等因素，确定各类经营性资产的最低配置基准。①货币资金：采用成本分析模式、存货模式等方法，测算企业维持日常经营所需的最佳现金持有量。成本分析模式通过权衡现金的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确定最佳持有量；存货模式则将现金视为“存货”，通过权衡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确定最佳持有量。例如，某企业通过成本分析模式测算的最佳现金持有量为600万元，即货币资金的最低配置基准为600万元。②应收账款：根据企业历史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未来销售额预测，测算维持正常销售所需的最低应收账款余额。最低应收账款余额=预测年度营业收入 \div 365 \times 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例如，某企业预测下一年度营业收入为3650万元，历史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30天，则最低应收账款余额为300万元(3650 \div 365 \times 30)，即应收账款的最低配置水平为300万元。③存货：根据企业历史存货周转天数、未来销售成本预测，测算维持正常生产所需的最低存货余额。最低存货余额=预测年度销售成本 \div 365 \times 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例如，某企业预测

下一年度销售成本为1825万元，历史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60天，则最低存货余额为300万元(1825 \div 365 \times 60)，即存货的最低配置水平为300万元。④固定资产：结合企业未来生产产能规划，测算维持预测产能所需的最低固定资产配置。例如，某企业预测未来年度需实现100万件产品的产能，根据行业标准，每10万件产能需配置1台生产设备，则最低固定资产配置为10台生产设备，超出部分的生产设备即为溢余资产。

(2)对比实际资产规模与最低配置基准，识别溢余资产。将评估基准日各类经营性资产实际余额与测算的最低配置基准进行对比，超出基准部分的资产即为溢余资产。例如，某企业评估基准日货币资金实际余额为1000万元，最低配置基准为600万元，超出的400万元即为溢余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实际余额为400万元，最低配置基准为300万元，则超出的100万元即为溢余应收账款。

(3)结合未来经营预测，动态验证溢余资产属性。由于溢余资产具有阶段性特征，需结合企业未来经营预测，验证其是否在未来期间会转化为正常经营性资产。例如，某企业当前超出最低配置基准的生产设备，若未来年度产能规划将提升至对应水平，则该部分设备在未来会转化为正常经营性资产，当前不应界定为溢余资产；若未来产能规划无提升计划，则应界定为溢余资产。

(4)特殊资产的识别处理：闲置经营性资产。企业闲置固定资产若属于经营性资产范畴，且在预测期内不会纳入核心经营流程、无法为预测现金流贡献收益，则应界定为溢余资产。此类资产需结合企业的资产使用记录、未来产能规划等信息，判断闲置状态的持续性。例如，某企业的生产设备已闲置2年，且未来经营预测中无重启使用计划，则应界定为溢余资产。

三、识别工作的难点与建议

收益法中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工作，面临资产属性边界模糊、信息获取不充分、行业特性差异导致识别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评估机构需从完善识别流程、强化信息核查、建立行业标准等方面入手，提升识别工作的精准性与可靠性。

(一)识别工作的难点

1. 资产属性边界模糊

部分资产的属性介于“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之间、“正常经营性”与“溢余”之间，难以精准界定^[3]。例如，企业为应对市场波动储备的原材料，若储备量超出日常生产需求，但未显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难以判断其是否属于溢余资产；企业研发支出形成的无形资产，若当前尚未产生经营收益，但未来可能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难以判断其是

否属于非经营性资产。

2. 信息获取不充分

收益法评估中，即便具备控制权，评估机构仍可能面临信息获取不充分的问题。信息缺失导致识别工作缺乏充分的判断依据，只能依赖主观推断，增加了识别偏差风险^[4]。

3. 行业特性差异导致识别标准不统一

不同行业的企业资产配置模式差异显著，导致两类资产的识别标准无法统一。例如，零售行业企业的货币资金周转效率高，最佳现金持有量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而重资产行业企业的货币资金周转效率低，最佳现金持有量比例较高。若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准，会导致识别结果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二) 识别工作的建议

1. 建立“多维度验证”识别流程

针对资产属性边界模糊的问题，评估机构应建立多维度验证流程：从资产实际用途判断其是否服务于核心经营活动；从资产与未来预测现金流的相关性判断是否属于溢余资产；从资产是否符合企业长期资产配置策略验证识别结果的合理性。通过多维度验证，减少单一判断标准导致的偏差。

2. 强化信息核查与披露

针对信息获取不充分的问题，评估机构一方面应加强与评估委托人的沟通，尽可能获取更多内部信息；另一方面，通过行业研究报告、第三方数据库、实地调研等方式补充外部信息，提升识别依据的充分性。对于确实无法获取的信息，需在评估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对识别结果及评估结果的

影响^[5]。

3. 建立行业差异化识别标准

针对行业特性差异问题，评估机构应结合不同行业经营特点，建立行业差异化识别标准。例如，针对制造行业，重点关注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的溢余识别；针对互联网行业，重点关注货币资金、无形资产等资产的溢余识别；针对金融行业，重点关注投资类资产的非经营性识别；同时，可联合行业协会、监管机构，推动建立行业统一的识别指引，提升识别工作的标准化水平。

4. 加强评估人员专业能力建设

溢余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识别，要求评估人员具备扎实的财务分析能力、行业认知能力、逻辑判断能力。评估机构应加强对评估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对资产属性的判断能力、对行业特性的理解能力、对公开信息的挖掘能力，从人员层面保障识别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 张卫东. 谈溢余资产的认定与评估处理[J]. 中国资产评估, 2011(8): 26-29.
- [2] 丘开浪. 收益法评估中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和溢余资产的识别研究[J]. 商业会计, 2013(23): 16-19.
- [3] 王成利. 收益法在企业价值评估应用中的几个问题[J]. 新经济, 2015(14): 6-8.
- [4] 洪禹旻. 企业并购中涉及价值评估的风险分析和应对策略[J]. 全国流通经济, 2023(10): 84-87.
- [5] 胡晓岚. 资产评估报告应用在商誉减值测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J]. 时代金融, 2018(33): 168, 170.

(上接第 20 页)

四、结论

以广东省多所民办高校为调研对象，通过对 489 份有效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民办高校财会人才数字素养培养的现状。结果表明，民办高校各群体对财会人才数字素养核心地位的认知度高且培训参与意愿强烈，但不同群体的核心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数字财会技术应用高频资源供给失衡，培养计划落地不足且对外部资源需求迫切；培育工作面临认知与实操存在显著断层、实践资源供给不足、课程体系滞后、师资队伍数字化能力薄弱、培养计划缺乏系统与协同性；构建了分群体精准施策、资源供给优化、重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和认知与实操断层破解“五位一体”的突破路径。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财会行业对人才数字素养的要求也将持续变化，未来需持续关注行业动态，不断优化数字素养培养路径，为

民办高校培养更多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财会人才提供支撑。本研究仅选取了广东省部分民办高校作为样本，样本的地域覆盖面有限，未来可扩大调研范围，涵盖全国不同区域的民办高校，进一步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张敏, 吴婷, 史春玲, 等. 智能财务人才类型与培养模式：一个初步框架[J]. 会计研究, 2022(11): 14-26.
- [2] 杨涛, 辛清泉. 高校智能财务系统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 财会月刊, 2021(8): 42-47.
- [3] 温素彬. “思政引领+科技赋能”的会计学专业智能化升级：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J]. 财会通讯, 2022(20): 27-32.
- [4] 马丽莹, 俞奥博, 杨墨涵. 应用型本科国际化会计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J]. 现代审计与会计, 2021(8): 41-42.
- [5] 陆冠臣. 数字经济背景下财务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评价[J]. 财会通讯, 2023(8): 171-176.
- [6] 黄彦涛, 马丽莹. 我国高校会计实践教学数智信息生态系统建设探究[J]. 中国高校科技, 2025(10): 74-81.